

陳正飛編

大時代書局印行

三次世界大战史料

第四年



二次世界大戰史料

年第4年

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



大時代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第一版

二次世界大戰史料

第 四 年

每册定價

上海郵政信箱二二七六號
外埠函加運費四元

版 翻 印 有 完 必 所 權

編著者 陳 正 飛

許 立 德

上海郵政信箱二二七六號
上海漢口路五十號三樓222室

發行人

印 刷 所

大 時 代 印 刷 所

上海漢口路五十號三樓222室

發 行 所

大 時 代 書 局

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一二三號

渝 10044

目次

第一章 緒論.....	一
第二章 蘇德戰局轉捩.....	七
一 史達林格勒蘇軍大捷.....	九
二 蘇軍冬季攻勢.....	一三
三 希特勒「夏季攻勢」解體.....	二二
四 莫斯科勝利的砲聲.....	三八
第三章 軸心形勢逆轉.....	四二
一 里比亞英軍「雪恥」.....	四三

二 西北非美軍出擊.....	四八
三 西西里之戰.....	五四
四 「歐洲堡壘」『少一屋頂』.....	五九
五 南太平洋盟軍越島前進.....	六五
六 阿圖·吉斯卡兩島日軍肅清.....	七二
七 轟炸日本本土.....	七四
八 反潛艇戰.....	七五
第四章 義大利帝國的崩潰.....	七九
一 墨索里尼作階下囚.....	七九
二 法西斯政制的瓦解.....	八四
三 繼續作戰，還是投降？.....	八七
第五章 日本的『靜觀』.....	九三

一 南進還是北進？	九四
二 海戰損失龐大	一〇〇
三 大東亞省正式成立	一〇六
第六章 盟國政治前線（上）	一〇九
一 羅斯福、邱吉爾三度晤晤	一〇九
二 第三國際明令解散	一二三
三 三十八國幣制聯盟發凡	一二八
四 戰後糧食會議	一三四
第七章 盟國政治前線（下）	一四二
一 成爲懸案的「第二戰場」	一四二
二 史丹特雷失言事件	一五四
三 蘇波絕交	一五七

第八章

美國戰時全力動員

- 四 戴高樂、吉羅德的紛爭 一七四
五 印度問題已成『化石』 一八九
一 軍力的空前膨脹 二〇五
二 天文數字的戰費支出 二〇七
三 制止通貨膨脹與平抑物價 二一二
四 生產與工潮 二一六
五 租借法案延長 二二四
六 一年來的外交餘韻 二二三

第九章

新生的中國

- 一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二三八
二 鄂西會戰阻敵西犯 二五〇

三 在華美空軍戰績 二五三

第十章 各國場面 二五八

一 克利浦斯脫離英國戰時內閣 二五八

二 土耳其在戰略交叉點上 二六〇

三 維琪法國的呻吟 二六五

四 西班牙的地位微妙 二七〇

五 自由德意志的誕生 二七一

六 阿根廷的政變 二七五

附錄（以時間先後為序）

一 希特勒冬振運動會上演說 二七九

二 史達林兩次答覆美記者卡西第函 二八二

三 史達林在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慶祝會報告 二八五

- 四 希特勒在慕尼黑政變紀念日演說 二九五
五 蔣委員長應紐約前鋒論壇報所作重要論文 二九八
六 盟國對淪陷區產權轉移共同宣言 三〇二
七 羅斯福在林肯誕辰演說 三〇三
八 邱吉爾在下院報告卡港會議經過 三一二
九 紅軍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史達林告將士書 三二〇
十 邱吉爾在魁北克廣播全文 三二八
- 大事日誌 三三七

第一章 緒論

二次世界大戰又渡過它艱苦的第四年了。在這第四年中，希特勒第三帝國的美夢開始幻滅；不，也許已經註定着得步武威廉二世的舊轍，向崩潰的深淵走去吧。

歷史是不重演的；但有時也刻劃着類似的嘲諷：東線伏爾加河西岸的史達林格勒的得失，與一九一八年理姆斯(Rheims)的態勢幾乎完全相似。當年七月十四日星期日的深夜，從東方來的大砲吼聲，告訴巴黎決定性的戰爭業已開始，而這一切的重要性，雙方也都承認。魯登道夫(Cuadendorff)說：『假使我們攻佔了理姆斯，我們就贏得這次勝利了。』福煦(Foch)也說：『假若德軍攻佔了理姆斯，那我們就失敗了。』(註一)

隨後，冷酷的客觀事實證明希特勒在史達林格勒是碰壁了！而且損失之重，被俘之衆，在戰史上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紀錄，高級將領被俘的二十四員，中下級軍官三千五百名以上。也就從那時候起，希特勒的閃電戰便永遠熄滅了。誠如蘇聯克雷洛夫上校所說的，『猶如遭受了巨大的地震，而

地震的中心便在斯達林格勒近郊。」（註二）

這地震的震幅還極端廣泛，不獨使整個的蘇德戰線開始轉捩；而且遠及地中海的南岸：隆美爾的鐵騎原已馳騁於里比亞沙漠，威脅着亞歷山大港，開羅，以及大英帝國輸血動脈的蘇彝士運河；至此德軍也開始崩潰，以沙漠疾風的速度，向西奔竄。

接着，美國的生力軍，以其熱情和勇氣，在全世界的報章上寫出了「北非出擊」四個大字。而且造成了輝煌的戰果，突尼西亞崩角的德軍，連主將阿敏上將在內，全部二十萬人都被俘了。

史達林格勒之戰和北非之戰是本年度的二大戰役，其結果使一九四三年成為聯合國開始勝利之年。

墨索里尼是軸心三足之一，但是自從參戰以來，毫不出色，在這一年度中，且更因為西西里島之被征服，與本土之被攻，二十年的統治，很輕易地在義王愛麥虞限三世召見之後，就給一位少校送上囚車了。（註三）在戰爭的第四個年度裏，義大利之役雖然還沒有結束，但義大利却可以說是退出戰爭了。

日本的擴張已過了最高潮，這一年來，它在戰局上也陷於「挂形」了。它的不可一世的聲威，也正跟希特勒一樣開始黯淡了。它原企圖「以全力牽制美軍於無足輕重的小島，以免干擾它強化

東亞其他軍事據點的工作」；（註四）然而阿圖島上二千人的頑抗，在美國熾盛的砲火之下，連骨灰也不克『凱旋』了。吉斯卡之戰，也有如邱吉爾首相所說：『其作戰之方法中，似已有撤退與敗退以拯救其生命之一項。』（註五）

由於希特勒在蘇聯前線的聲嘶力竭，駐日大使史塔瑪要求東京『夾擊蘇聯』的壓力自然分外加重；可是，蘇聯的『帶甲拳頭』卻使它戰慄。南進吧，海軍的損失太龐大了，怕會動搖到它作戰的基本力量。日本在戰略上顯然無所適從。

在聯合國方面，這一連串輝煌的勝利的成果，反映在國際政治上的也像是黎明的降臨：首先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兩大領袖的三度晤晤，接着有美財長摩根索向三十八國提出關於戰後幣制問題的建議；戰後糧食會議也在美國避暑勝地的佛吉尼亞州溫泉開幕；最後，更有歷史意義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於五月二十一日決議，『解散共產國際』。

雖然，誠如斐德烈·舒曼（F.L.Schuman）在『Europe On the Eve』一書的序文上所說的：『罪惡往往是政術（States Craft）的伴侶。縱然有大儒派或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一切政客都是罪人，但是，有史以來的一切觀察家卻證明：有德行的人一旦從政，常常變為無賴。在政治行動的領域內，罪惡與愚蠢之用事，更沒有比在外交上更經常的。誠如麥爾非之老王麥德南所說：「如果一

切王國不依賴其國王之聰明的欺詐，及頻繁的罪惡，則世事當比現時更為快樂，毫無疑義的，當更可高明。不過，直到如今，人類還未發現更有效的方法，以遏止其自己所癖好的愚妄荒謬。」

(註六)一九四三年儘管是聯合國勝利開始之年，但在國際政治上卻又隱約地現出了悲觀的一面：蘇聯所熱切期望的「第二戰場」，終這一年度依然成了懸案，不管蘇方如何地熱切要求，甚至公開地表示不耐，而聯合國的參謀本部仍然以運輸力量不够……，等等理由拖延下去。

除了關於第二戰場的意見參差而外，還有幾個意義重大的插曲。

美駐蘇大使史丹德雷曾在莫斯科發表了極易使人誤會的談話，幸而由於華盛頓方面迅速的措置，瞬即波平浪靜。

波蘭政府根據戈培爾所虛構的「斯摩棱斯克以西慘殺波蘭人民案」，申請萬國紅十字會調查；同時發表宣言，對戰後國界有所要求，使蘇聯終於提出了對波絕交。

法蘭西的國難未已，整個的土地與人民還在希特勒的蹂躪與奴役之下，但戴高樂與吉羅德在暗潮澎湃之中，卻已經開始正統承繼者的爭執了。

印度問題依然僵化，影響到盟國在東亞的戰略，亦蒙糊了舉世人士對於戰後國際秩序的概念。所以筆者不能不用兩章的篇幅，來浮雕國際政局的黎明與晦暗的兩個方面。

美國之步入戰場，也跟上次世界大戰時一樣，在戰局中發生了決定的作用。使勝利的橫桿，傾向于聯合國方面。當歐洲戰事一開始時，英國人便已顧慮到平時生產轉變到戰時生產之不易，早就把一大部份軍火定單湧向美國，可是直到珍珠港事變後一年，在全美國同仇敵愾的努力之下，美國的生產力也還沒有充分發揮。只有在一九四三年這一年度才有了飛躍的進展：無論海，陸，空三方面的軍備生產都到了空前龐大的程度。戰費的支出，也真如天文數字般的，使神經衰弱的人記憶不清。可是，因為這樣，通貨膨脹與物價便成了嚴重的課題，而如何制止通貨膨脹與平抑物價也成為當局棘手的工作。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生產是驚人的，但隨着物價飛躍而來的工潮也澎湃了……一句話，這一年來美國的工作是艱巨的，繁複的，所以筆者特闢專章加以敘述。

吾國在這一年度中，戰事的衝擊，似乎比往年要少些，僅僅鄂西一仗，阻止了敵寇的西犯。不過，我們百年來的桎梏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廢除了，這該是中國新生的最具體的象徵。還有美國在華空軍的戰果，由於我國飛行人員的協同作戰，與飛機數量的增加，在損失比率上，曾造成了一比一十的業績。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此外：克利浦斯的被擯出英國戰時內閣；土耳其的被置在戰略交叉點上，維琪法國的呻吟；自由德意志的誕生；與阿根廷的政變……所有這些，都是這一年度中的大事。筆者仍照上卷的例

子，把這些事件列入『各國場面』這一章。

註1：F. L. Benes: Europe since 1914 Revised ed. p 114-5.

註2：V. 克雷洛夫：戰史中嶄新的一頁，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紅星報，見翻譯雜誌創刊號。

註3：參閱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柏林廣播。

註4：羅雪仇：亞洲戰略論，載時與潮十七卷第五期。

註5：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英下院報告戰局語。

註6：錄自程希孟譯本。

第二章 蘇德戰局轉捩

蘇德戰局第二年開頭時，史達林格勒一線蘇軍，雖然在史達林委員長手令「不許後退」（七月二十九日）之後，四日中即作了七次的撤退（九月四日），嚴重的暗影籠罩了莫斯科全城；關心着聯合國今後勝敗利鈍的人們也都為之焦灼。英國前駐相倍立賓就發出了如下的傷感：「目前局勢之嚴重，與前述之黯淡，為戰事發生以來所未有！」威爾基也說：「如吾人不迅速救援，牽制德軍，使由東線調回西線，則蘇聯必將喪失其力量。」

但是，從九月十九日蘇宣傳部長塞巴蒂夫以具有充分的自信廣播說：「蘇軍必能堅守，並擊退史達林格勒德軍」以後，經過三個階段的反攻，五個半月的苦鬥，蘇軍不僅使史達林本人所保衛過的「沙里津城」再一次彪炳更臻，兀立無恙；而且使「德軍遭遇了地震」，（註一）三十三萬大軍全軍覆沒！

接着，蘇軍又一度發揮她冬季攻勢的優勢：被圍已十六個月的列寧格勒終於解圍（一九四三年一

月十八日）。到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，已恢復了一九四一年冬季所據以堅守的戰線；連克庫爾斯克（二月八日），羅斯托夫（二月十四日），卡爾科夫（二月十六日）等重要據點。

紅海軍的戰績也很輝煌：作戰以來，迄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的一年半中，共擊沉德艦暨商輪七艘，共二百萬噸；擊傷一一六艘。

於是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「蘇聯元帥」的桂冠，授予史達林。（三月六日）

但蘇軍勝利的成果還不祇此，這回的「夏季攻勢」由蘇軍採取主動了。結果是，終一九四三年八月，蘇軍連克奧勒爾（八月四日），比爾哥羅德（八月五日），卡拉契夫（八月十五日），卡爾科夫（八月二十二日），塔根羅格（八月三十日）與葉爾尼亞（八月三十一日）等重鎮。莫斯科的一百二十四門慶祝勝利的大砲，接二連三地向天大吼。反之，希特勒方面呢，以戈培爾的宣傳天才，也只能用「彈性戰術」，「三星期前即已決定撤退」……最拙劣的遁辭來掩飾，以及乞靈於「永不投降」的信條了！

註一：參閱第一章註二。